

中華書局

晚清三部曲之一

曾國藩

● 蔣介石終生奉讀國書，毛澤東亦曾於抗戰時期始讀國書。
● 本書，一本是《聖經》，一本是《曾文正公全集》。
● 毛澤東也坦言：「予於近代中國，當推文正公。」

中華書局

晚清三部曲之一

趙焰

曾國藩



□ 責任編輯：映
□ 裝幀設計：高林 川

晚清三部曲之一

曾國藩

□

著者

趙焰

□

出版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鯉魚涌英皇道 1065 號東達中心 1306 室
電話：(852) 2525 0102 傳真：(852) 2713 8202
電子郵件：info@chungwabook.com.hk
網址：http://www.chunghwabook.com.hk

□

發行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 36 號
中華商務印刷大廈 3 字樓
電話：(852) 2150 2100 傳真：(852) 2407 3062
電子郵件：info@suplogistics.com.hk

□

印刷

深圳中華商務安全印務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龍崗區平湖鎮萬福工業區

□

版次

2011 年 4 月初版

© 2011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

規格

特 32 開 (210 mm × 153 mm)

□

ISBN：978-988-8104-43-7

本書繁體中文版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集團有限公司授權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在港澳台地區出版、發行及銷售。
版權所有，不得翻印。

目錄

第一章	重歸自由	1
第二章	青雲直上	21
第三章	亂世從軍	49
第四章	鐵血湘江	73
第五章	遭遇低谷	89
第六章	大悟山村	109
第七章	脫胎換骨	131
第八章	悲欣交集	155
第九章	海闊天空	181
第十章	憂鬱如疾	203
第十一章	黯然神傷	227
第十二章	走向虛無	249
第十三章	白雲蒼狗	267
尾聲		299
後記		307
曾國藩年表		312

第一章

重歸自由



曾國藩是一八七〇年十二月十二日到達金陵的，在此之前，他在直隸總督的任上。從直隸總督的位置調任到兩江總督，裏面的原委人們都知道，那是因為朝廷對於曾國藩領辦「天津教案」一事不滿，加上兩江總督馬新貽遇刺身亡，朝廷只好讓更熟悉兩江情況的曾國藩重回金陵，這也許是個不錯的注意。

一八七二年三月二日，初春的金陵城天氣陰霾。從前一天的半夜開始，天氣似乎就變了，先是有點悶熱，然後，那種綿密的春雨說來就來了，而且還是攜帶着霧靄來的。天陰陰地，總像有一層薄霧似的，一點也看不真切，即使是對面之人，也看不清個所以然，只能稍稍地見着一個輪廓。

這是一個很奇怪的天氣。兩江總督府前的街道，平日裏人總是熙熙攘攘的，現在，行人也變得很少了，也可能是因為陰冷吧，人們都躲在屋裏去捱春寒了。幾個在外急匆匆趕路的人，這會知曉淫雨的厲害了，他們的全身都是濕漉漉的，尤其是頭髮，滴着的

水彷彿成晶了。雨是什麼時候下的呢？伸出手，卻感覺不到雨的存在。真是怪事！雨，可以說是雪的屍體吧，跟前些日子的雪比較起來，雨真是陰鷲無比，或者說難以把握。它們哪裏比得上雪呢！雪像天上的精靈，只要它一出現，整個世界彷彿像雀躍舞蹈似的，然後，就是雲破日出——但現在，雪死了，雪的遊魂卻出現了。

上午，一直在兩江總督府的曾國藩感到心中還是有點堵塞，連呼吸也變得有點困難了。這一段時間，曾國藩的身體一直不太好，不，不是不太好，簡直可以說太差了。尤其是這樣陰濕的天氣，曾國藩甚至不得不張開嘴，像一條上岸的魚一樣，大口大口地呼吸。

曾國藩是一八七〇年十二月十二日到達金陵的，在此之前，他在直隸總督的任上。從直隸總督的位置調任到兩江總督，裏面的原委人們都知道，那是因為朝廷對於曾國藩領辦「天津教案」一事的不滿，加上兩江總督馬新貽遇刺身亡，朝廷只好讓更熟悉兩江情況的曾國藩重回金陵，這也許是個不錯的主意。

曾國藩當然也清楚朝廷的想法。雖然曾國藩在「天津教案」中所做的一切都是經過慈禧首肯的，甚至有很多，就是慈禧本人的主意。但對於此事所造成的紛爭，朝廷還是習慣找一個替罪羊。這一回的替罪羊，變成了曾國藩。屬羊的曾國藩，這回真成了一頭任人宰割的羊了。從一八七〇年六月二十四日曾國藩由保定到天津處理教案，到八月二十八日接到朝廷的聖旨——安排他重歸兩江總督之位，只有兩個月。但就是這短短的兩個月，讓曾國藩的一世英名毀於一旦，他是真切地感受到人生的灰涼無趣了。



在金陵和兩江一帶的很多官員，都可以說是曾國藩的老部下。有些，即使不是當年的湘軍，對於曾國藩，在骨子裏也是相當尊重的。他們知道大帥在北方過得不開心，所以，自從曾國藩要回金陵的消息傳出後，這些老部下就開始張羅修繕兩江總督府，想讓大帥各方面舒心一點。此次重回金陵，曾國藩可謂是百感交集。對曾國藩來說，他一直喜歡金陵，這座城市氣韻鴻蒙，一看，就是虎踞龍盤之地。尤其是乘船從長江上看過來，最能領略這個地方的蒼勁和雍容。曾國藩到了金陵之後，由於兩江總督府正在修繕，就暫住在江寧鹽巡道衙門。下車伊始，按說曾國藩最應該緊張的就是馬新貽案了，但令人奇怪的是，曾國藩並沒有對馬新貽的案件持積極態度，相反，案犯張汶祥押在牢中，曾國藩一直沒有抽時間審訊他，有關檔案也封存了起來。一直到一個月後刑部尚書鄭敦謹來到江寧，曾國藩才出面會審這一案件。鄭敦謹也是湖南人，不過他是道光十五年的翰林，算起來，比曾國藩還要早幾年。鄭敦謹在仕途上不是太順，在京堂當上刑部主事外放以後，一直調來調去當藩司，雖然頗有政績，卻一直沒有得到提升，到了同治元年，才內調為京堂，升侍郎，升尚書。不過在查案方面，他有着豐富的經驗，辦案鐵面無私，在朝廷很有名氣。曾國藩之所以在馬新貽案件上表現得磨磨蹭蹭，也許是他多了一份心眼，畢竟這是在兩江地盤上發生的案子，得由京師的人親審才行。也許，曾國藩的小心翼翼，正是想避一避自己的嫌疑。

正式介入案情之後，曾國藩印證了當初自己的猜測——這件案子果然撲朔迷離——同治九年七月二十六日（一八七〇年八月二十二日）卯時，兩江總督馬新貽赴校場檢閱

武員操練。他饒有興致地觀看武員們的騎射，三個時辰之後，自箭道回署，護衛緊緊追隨左右。這時，突見一短衣清兵模樣的人快步走到總督面前，躬身請安。護衛未及攔問，短衣人已從靴筒中拔出短刀，接連向馬新貽猛刺。護衛一下子怔住了，刺客本可以乘亂逃走，但見馬新貽奄奄一息，丟下刀束手就擒。馬新貽由於傷情太重，次日身亡。刺客自稱，他名叫張汶祥，四十六歲，祖籍河南汝陽，曾經是太平軍將領李侍賢的隨從，之所以要殺馬新貽，動機有三點：

一是馬新貽在浙江當巡撫時執法不公，導致張汶祥老婆自殺身亡。據張汶祥自己說，他從太平軍回到寧波家中後，發現一個叫吳炳燮的人同他老婆姘居，也霸佔了他的錢財。人財兩空的張汶祥找到時任浙江巡撫的馬新貽，想請他公正斷案，但馬新貽置之不理。張汶祥只好到寧波府告狀，後來，雖然妻子重歸自己，但錢財卻分給了吳炳燮。張汶祥氣急之下，狠狠地打了老婆一頓，老婆一氣之下吞煙自盡。在家破人亡的張汶祥看來，所有的悲劇都是馬新貽造成的。

二是張汶祥曾經有一些海盜朋友被馬新貽捕殺。這件事也導致了張汶祥決意殺馬新貽復仇。

三是馬新貽明令禁止張汶祥私自開「小押」（重利盤剝的典當行）生意，絕了張汶祥的生路，加深了張汶祥對馬新貽的憤恨。新仇舊恨累積在一起，使得張汶祥動了殺心。張汶祥化裝成一名清兵，完成了對馬新貽的刺殺。

自此，似乎案件可以下結論——馬新貽是被尋仇遭殺的，馬新貽在任兩江總督的

位置上，得罪了不少人，因此遭到了襲擊。曾國藩和鄭敦謹將此事的前因後果以及處理方案向朝廷進行了報告，但朝廷一直拖延着沒有表明態度，反而一再要求曾國藩與鄭敦謹再細細盤查。因為案件結果遲遲不公佈，民間的傳聞越來越多，甚至有很多傳言把馬新貽的死與桃色事件聯繫起來，說馬新貽跟張汶祥曾經是結拜兄弟，因為馬新貽強佔了張汶祥的妻子，所以導致了情殺。對這一類傳說，曾國藩一開始並沒有在意，中國市井文化就是這樣，總習慣於把一些尋常之事引向傳奇，民間的創造力往往在這些地方得到充分釋放。但不久，曾國藩發現傳聞變得越來越政治化了，馬新貽的死竟然跟湘軍聯繫上了——有一種說法是馬新貽因審理江蘇巡撫丁日昌之子丁慧衡的隨從丁炳毆人致死一案，造成督撫不和，從而招致了殺身之禍。也就是說，是湘軍殺了馬新貽。傳言到了如此地步，曾國藩變得忐忑不安了，他很擔心傳聞背後暗藏某種陰謀，甚至，有某些人在背後操縱……終於，朝廷的批覆下來了，認定張汶祥「聽受海盜指使並挾私怨行刺」，「實無另有主使及知情同謀之人」。有了這樣的定論，曾國藩的一顆心才落了下來。

一八七一年四月，張汶祥被凌遲處決，以祭奠馬新貽。

虛驚一場之後，曾國藩慶倖這一次的麻煩事沒有跟湘軍聯繫在一起。但不久，另外一起突發事件，又讓曾國藩煩透了心——一八七一年六月一日，兩個曾經的太平天國叛將、朝廷命官李世忠與陳國瑞在揚州火併，先是大打出手，數人喪命，接着陳國瑞被李世忠也即李昭壽綁架，差一點死掉。這一官場醜聞鬧得沸沸揚揚，讓兩江總督曾國藩很沒面子。提起陳國瑞這個「爛人」，話就長了——這個人真是曾國藩的「老冤家」，他

曾三次給曾國藩帶來很大麻煩：第一次，是北上剿捻之時，陳國瑞帶着手下跟劉銘傳的「銘」字營火併，讓曾國藩勞神費心處理了很長一段時間；第二次，則跟「天津教案」有關，教案發生那一天，哪有陳國瑞什麼事呢，偏偏這個傢伙路過天津，聽到有人鬧事，不甘寂寞地趕到案發現場，大肆煽風點火。結果英法方面竭力要求將陳國瑞治罪，曾國藩據理力爭，才算保住了陳國瑞。這一次，陳國瑞又是因為與同樣無賴的李世忠的宿怨，被李世忠綁架四天，水米未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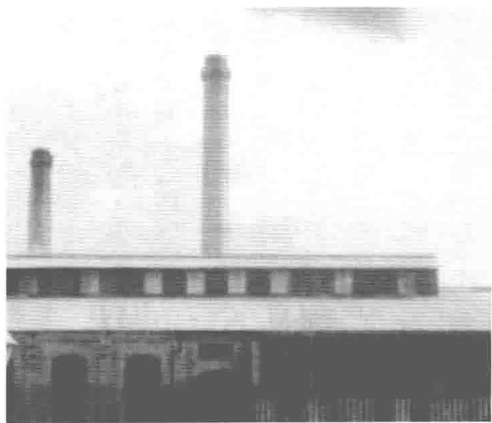
六月二十八日，在處理完這起亂七八糟的事情之後，曾國藩向朝廷上了《李世忠陳國瑞尋仇構釁據實參奏摺》，陳述了事情的原委，並建議說，這兩個人都是心術相近的垃圾，而李世忠尤為陰狠，這次軟禁陳國瑞，情同擲人勒贖行徑，應照例嚴辦，罪行不赦；但朝廷既已保全於前，這次仍從輕發落。曾國藩建議：將前任江南提督李世忠即行革職，免治其罪，勒令回籍，交地方官嚴加管束，如再出外滋事，一經查實，即行奏明嚴懲；對於記名提督前任浙江處州鎮總兵陳國瑞，則以都司降補，勒令速回湖北原籍，不准再在揚州逗留，以免滋生事端。朝廷同意了曾國藩的意見。

事情平息下來之後，曾國藩才有點時間讀書了，在那段時間，曾國藩經常重溫的書籍有：《四書》、《五經》、《資治通鑑》、《朱子年譜》、《二程全書》、《二程遺書》、《宋元學案》、《理學宗傳》、《王船山年譜》等。讀書之外，就是作文，曾國藩永遠有還不清的文債，在一八七一年這一年中，曾國藩先後作《贈李眉生》、《丁君墓誌銘》、《羅伯宜墓誌銘》、《湖南文徵序》、《張君樹程墓誌銘》、《重刻茗柯文編序》、《黎君墓誌銘》、《錢

君墓表》、《酬王壬秋》、《題俞蔭群經平議諸子平議後》、《儀宋堂文集序》、《書何母陳恭人事》等。一直以來，曾國藩很少有時間安安靜靜地梳理一下自己的心情，他一直想為自己的父母和祖父寫點文章來祭奠一下。這一年，曾國藩終於忙裏偷閒完成了《台州墓表》以及《王考星岡公墓表》。當曾國藩寫作這些祭文時，彷彿看到自己的祖父和父母的影子。曾國藩又一次感覺到文字的留存和昭示作用，以及它背後的神聖意義。

讀書寫作之時，曾國藩的心情仍舊好不起來，他的心緒經常像一個不敬業的伙計一樣，從讀書和作文的間隙處不由自主地溜出來，以至於走了很長時間的神自己總沒有覺察到。曾國藩知道這是由於心力不濟的緣故。先前的日子裏，由於定力充沛，曾國藩很少會出現這樣的情形。曾國藩在日記中寫道：「心血全枯，無水可汲，故作文艱窘異常耳。一回到兩江之後，曾國藩先後給朝廷連續打了兩次辭職報告，在報告中，他一再闡述自己的力不從心，想告老還鄉，回湖南老家休養。每次朝廷的批覆都是冷冰冰的：不予同意。這樣的批覆，讓曾國藩非常鬱悶，因為它甚至連一個理由，或者一句寬慰的話都不給。曾國藩給在湖南湘鄉老家養病的曾國荃寫了一封家信，在家信中，曾國藩吐露了他目前的心境：我兩次在京，不善應酬，遭到了眾多朝廷高官的白眼；加以「天津教案」處理結果引起廣泛的議論，以後大事小事，朝中都有人有意對我吹毛求疵，那是故意與我為敵啊！節外生枝的是，陳國瑞被發配，他的妻子進京告狀，也說我辦事不公，還欠薪水四千不發等話。我的心情哪裏好得起來呢！

曾國藩的確感到悒鬱極了。雖然一直以來，曾國藩做事只求過程，不求結果，但



◀ 江南機器製造局

在骨子裏，那種不知來自何處的憂鬱仍舊讓他心緒不佳。憂鬱真是一個怪東西，它彷彿可以暗藏在一地方，在蕭瑟的風中，在冷濕的空氣裏，在颯颯的落葉之中，在天氣的變幻之中……它就像一種氣味一樣，悄無聲息地散發開來，無所在，又無所不在。除了莫名的憂鬱，曾國藩還有傷心和無奈，那是一種透心的涼，彷彿從腳一直沿着脊樑徐徐向上攀升，直到涼遍全身。來到金陵後不久，天氣就轉涼了，曾國藩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原來這個濱江城市是如此之冷，有一種陰寒之氣，直往人的骨縫裏鑽。陽光下金陵的融融景象只是一種偽裝，其實骨子裏，還是陰冷蕭瑟的。待在偌大的官邸裏，有時候會讓人不由自主打起寒噤。這個時候，曾國藩真有點後悔年輕時過於透支了體力和心力，這使得他的身體，就像是一炷行將燃盡的蠟燭一樣。

一八七一年秋天，重回兩江總督任的曾國藩又開始巡視了。曾國藩登舟啟行，沿江而下，先後巡視了揚州、清江浦、徐州、丹陽、常州、常熟、蘇州、松江等地。一路巡行中，曾國藩總體感覺還是不錯的，這些地方在兵燹停息之後，各方面都得到了有效的恢復，有些地方甚至可以稱得上繁榮了。那些地方官談起當地發展，儘管一個個憂心忡忡、唉聲歎

氣，但畢竟，相比前些年來說，他們懂得了不少東西，有了些思路，也開始做些經世之事了。尤其是到上海後，曾國藩看到江南製造總局所屬的各廠發展迅猛，竟可以生產自己的鐵甲戰艦，很高興。這些，可以說是他大力提倡的「洋務運動」結出的碩果。曾國藩檢閱了已建成的「恬吉」、「威靖」、「測海」等各船操演槍炮，又細細地察看了在建的第五號輪船。在上海，曾國藩還知曉，朝廷批准了自己和李鴻章的建議，由他們負責組織在全國招考一些聰慧少年準備赴美。朝廷的這一舉動讓曾國藩格外開心，此事的實施，說明清廷在很多方面有了進步。看來，同治中興還是很有效果的。這是一個很好的信號，如果這一步能走成功，那麼，往後的很多事情，就可以大張旗鼓進行了。

在上海，曾國藩度過了自己的六十一歲生日。當部下們輪流向曾國藩敬酒祝壽時，曾國藩算是暫時忘了眼前的一些不快，他像一個真正的老人那樣慈祥地開懷大笑起來。曾國藩的笑臉讓隨從和手下特別開心，畢竟，很長一段時間了，大帥還是第一次如此開懷呢！

一八七二年一月二日，曾國藩搬進修繕一新的兩江總督府。對於這一處住所，曾國藩感到特別親切，先前曾國藩入主兩江之後，就一直住在這裏。在此之前，這裏曾經是太平天國的天王府。當年攻下金陵之後，曾國藩搬進天王府，還有人向朝廷打報告，說曾國藩之所以住進天王府，是有非分之想。結果朝廷派人問詢，曾國藩的回答是，正因為天王府裏有「妖氣」，自己想住進去，來鎮一鎮「妖氣」。這樣的回答，使得一些說閒話的人沒了下文。這一次重歸故宅，屬下們知道曾國藩喜歡竹子，還特意在總督府內開闢竹園，

兩江總督府



種植了一大片竹子。曾國藩住進了新兩江總督府後，一開始，因為事務纏身，倒也過得充實。大部分時候，曾國藩表現得相當平靜，但在內心裏，他的確是一點也高興不起來——是啊，晚年栽了如此大一個跟頭，對於一直自省自尊的曾國藩來說，心中當然有一個難以解開的結。

曾國藩十分清楚自己所處的位置。身處末世，無可奈何。這是一個時代的末世，也是一種文化的末世。雖然曾國藩從不公開承認中國傳統的沒落，但在私裏，對於外部世界所發生的一切，曾國藩還是感到相當心虛的。雖然曾國藩給人的感覺是背後永遠有龐大的體系和傳統

支撐，但實際上，在這種從未遇見過的板塊撞擊面前，他只能算是窮於應付。曾國藩一輩子都在堅毅而自覺地尋找、校正自己在這個傳統大廈中的位置，當他終於有一天感覺到自己在這個大廈中有了一席之地時，一個令人絕望的事實就是，眼前突然橫亘出一座新的山峰，不，不僅僅是一座山，而是連綿巍峨的山峰。這樣的情景，讓曾國藩震驚無比。曾國藩知道自己努力一輩子所攀登的山峰，就如同垂垂老矣的廟堂一樣，看似堂皇偉岸，其實隨時都可能坍塌。

由於兩江總督府太大，住下之後，曾國藩總是覺得身邊的一切陰森詭譎。這座離玄武湖不遠的豪華花園，最初是明成祖朱棣所建。當年，太平軍攻克金陵之後，把這裏改造成天王府，洪秀全就一直住在這裏。洪秀全住下之後，據說一直鬧鬼。想必是這裏殺人太多，冤魂積鬱，一直沒有散盡。曾國藩倒不是一個迷信之人，十多年的戎馬生涯，他見到了太多的死人，也見過太多的冤魂。兩江總督府前面不遠，有一個教堂，興建不久，曾國藩有時候會站在總督府的兩層樓上，觀看着不遠處的教堂。此時的曾國藩只有一隻眼睛還管用，大前年在直隸時，因為患上了肝病，右眼完全失明。從此之後，世界在曾國藩面前變得影影憧憧的了。奇怪的是，因為只剩一隻眼有視力，反而使曾國藩看世界更有隔岸觀火的冷靜。現在，曾國藩目不轉睛地望著不遠處的教堂，那座教堂的門樓上，有一對圓柱支撐的拱頂，巍峨的屋頂直插雲霄。初看起來，這樣的建築真是奇怪。緊靠大路，聳立著一株廣玉蘭，一位孤孤單單的南國之子，氣質高貴，樹幹粗壯，它那圓形的樹冠，柔軟地伸展到路的上空。在樹下，每天都有進進出出的人群，有外國

人，更有很多中國人。那些中國人為什麼如此地熱衷教堂呢？那些信徒們，攜老扶幼，就像是趕着一場熱熱鬧鬧的廟會。經過教堂的門口，他們有時候會向廣玉蘭樹瞥一眼，甚至會駐足仔細觀望。曾國藩在遠處望着他們，彷彿能看到他們的微笑。微笑真是一個好東西，那樣的笑，總是讓人柔軟。一個地方，能讓人經常性地微笑，讓人變得輕鬆愉快，總有它存在的理由吧。

一八七二年春節，曾國藩去拜訪吳廷棟。在吳府，兩人相談甚歡。這個安徽六安府霍山籍的儒學大師已經八十歲，移居金陵也已好幾年了。吳廷棟是李鴻章父親李文安的房師，也算是曾國藩的師輩。當年曾國藩孤身一人居京城的時候，吳廷棟不僅對曾國藩學業有幫助，在生活上，一直噓寒問暖。曾國藩生病的時候，多虧了頗懂醫術的吳廷棟悉心照顧，才算渡過了難關。在吳府，兩個人談到從官報上看到的倭仁遺疏，不由交口稱讚，都以為只有倭仁，才能寫就這樣的清瘦瘦硬的文字。然後，兩人又回憶起了陳年往事，想起當年京城老友們的文韜武略，不禁感慨時光飛逝。曾國藩慢慢地變得激動起來，他的瞳仁變得發亮，聲音也隨之高亢。突然，曾國藩嘴唇顫抖，咽喉裏發不出聲音，頭暈目眩，差點歪倒在地上。隨從慌忙將曾國藩攙扶到一邊，又示意吳廷棟不要說話。在那一刹那，曾國藩似乎看到了死亡的容顏，從生的淵藪的另一邊探出身來，帶着茫然的微笑，嫵媚地看着世界，衝着他身邊的一切微笑：春花、秋葉、時間、腐朽……雖然曾國藩早就知道死亡是怎麼回事，但這一回，他是真正地體驗並明白了。原來，死亡竟然如此迷人！一直過了很長時間，曾國藩才平息下來，他的呼吸重新變得平靜。這一次突然的失語，讓曾國藩領